

欺騙

阿·利哈诺夫著



欺 骗

〔苏联〕阿·利哈诺夫 著

栗 周 熊 译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八 三 年 · 北 京

内 容 说 明

这四部中篇从不同角度，反映了不同国家少年儿童丰富多彩的生活，向少年读者打开了一扇观察和了解世界的窗口。

《欺骗》以生动细腻的笔触，描写一个被生活欺骗的孤儿，不甘被社会遗弃，与命运进行斗争的故事，从侧面展示了苏联现实生活的图画；而《罗里》则是通过热情善良的小罗里想方设法搭救一个陌生人的故事，再现了法国儿童生活的一角；美国作家奥德 尔 的《蓝色的海豚岛》宛如一泓潺湲流淌的清泉，唱着一曲关于印第安少女卡拉娜在孤岛奋斗的歌，描绘了那里绮丽多姿的风光，赞颂了岛民反抗入侵者屠杀掠夺的悲壮斗争；《乱扔东西的碧良卡和懒虫日科夫的奇遇》是篇饶有风趣的童话，讲的是万能博士把一对懒惰的李生兄妹“引到奇异的童话国家”，进行别开生面的教育的故事，给小读者不少有益的启示。

这四篇作品，富有地区、民族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，译文流畅通俗，故事曲折生动，适合广大青少年阅读。

封面设计：聂昌硕

插 图： 聂昌硕 王海涛
姜吉维 王金泰

欺 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（北京朝内大街166号）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317,000 开本 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16 $\frac{5}{8}$ 插页2

1983年8月北京第1版 198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46,500

书号10019·3495

定价 1.25 元

目 录

- 欺 骗〔苏联〕阿·利哈诺夫著 (1)
栗周熊译
- 罗 里〔法国〕埃莱娜·戈夫内著 (216)
欧阳彰雅 陈积盛译
- 蓝色的海豚岛〔美国〕斯科特·奥德尔著 (317)
赵永新译
- 乱扔东西的碧良卡和懒虫日夫科的奇遇
..... 〔保加利亚〕米哈依尔·勒卡特尼克著 (432)
知 白译

欺 骗

〔苏联〕阿·利哈诺夫著

栗周熊译

第一章 橙黄色的飞机模型

—

乐队奏起迎宾曲，音乐小组的号手们兴高采烈地吹起绯红的脸颊。有人从侧面推了谢廖扎^①一把，有人拍拍他的肩膀。他浑身燥热得冒汗，就是鼻尖不知为什么还凉冰冰的；他一跃而起，将浅色的刘海发一甩，径直向台上跑去。

谢廖扎从一排排座位前跑过，大家都看着他；为他而奏起的乐曲，雷鸣般的掌声，和多层吊灯的耀眼光辉，使他深深陶醉，不禁飘飘然。他仿佛是向台上飞去，这一飞翔无止无境，悠悠荡荡……

后来他置身于耀眼的脚灯强光之中，在众目睽睽之下不知所措地倒换着脚步。大厅里人头攒动，群情激奋，他战战兢兢地望着，面前宛如一道无底深渊。接着向主席台转

① 谢尔盖的小名。

过身去。

“头等奖，”主裁判末了宣布说，“授予创造绝对记录的谢尔盖·沃罗比约夫。由苏联英雄、一级飞行员尤里·彼得罗维奇·多罗宁颁发奖品和珍贵的礼物——镌名手表一只。”

掌声象排炮似的响起来，高个子、大鼻子的多罗宁将粗大的手伸给谢廖扎，大声地说：“祝贺你”，紧接着发给他一张又一张的奖状——有共青团组织给青年人第一名和成年人第一名奖状，有绝对记录和其他方面的奖状，谢廖扎每接过一张奖状，大厅里总要响起善意的欢笑声，而当看到谢廖扎的两手都被奖状占满，苏联英雄便直接将盛表的小盒子放入奖杯里时，大厅里哈哈大笑起来。

多罗宁扬起一只手，大厅里随即静了下来。

“同学们！”飞行员说，“这就是那架出色的飞机！”他把那架折断一只翅膀的橙黄色飞机模型高高擎起，这是谢廖扎的第一个胜利，是绝对的记录。“这个模型是集体农庄庄员在离起飞点好几公里以外的树林里找到的。不过我不谈记录问题。”他向谢廖扎转过身去。“我听说了，谢尔盖·沃罗比约夫想当个飞行员。我相信，他会成为飞行员的，因为有志者，事竟成嘛。我们欢庆谢廖扎第一回合的胜利。将来总有一天，他和你们都会取得更大的胜利。向这些胜利进军吧！”

谢廖扎往回跑，大厅里又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掌声，以庆祝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。

头脑都有些飘飘然了。

荣誉！啊哈，他可没料到啊。简直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，荣誉犹如雪崩、十二级飓风和倾盆大雨，突如其来地向他袭来。

不过说来也是，这算什么荣誉？纯属偶然！因为那些看不见的向上急速升腾的气流，并不只将他的飞机模型送达蓝天，随后再象往明信片上贴邮票那样，使模型紧贴在镶以金边的朵朵浓密的白云之上！大功就此告成了！油耗尽了，马达停止了转动，这些都不可怕了……总之，这就象在抽彩时中彩一样，荣誉一般不是这样得来的，只有当你本人有所建树，那才谈得上荣誉……比如说，如果能在飞机模型里，通过无线电操纵，哪怕能使它飞离地面，那就大不一样了。可这里……人们一转轮盘，把票打开——公民，给您表和奖杯吧。还有一摞奖状。

“叫我看，你已经在翘尾巴，”加莉亚说，“在卖弄自己了！”

她走在谢廖扎的前面，他把她看得清清楚楚，——一条黑黝黝的辫子搭在肩头，而等加莉亚向他回转身来，谢廖扎又难为情了，赶紧把目光避开。

“武士道的语言！”他笑。“你知道不，我们在每个模型上都贴了一张小标签，请拾到该模型的送回某地，某地，不过我敢赌咒，谁也没想过标签会起作用。”

“那你们还是贴的呀？”她不相信。

“这是规定，”谢廖扎说。

他从各方面仔细地看了看自己这架露了这么一手的橙黄色飞机，心里着实惊奇，不可置信。

当模型进入云端，按规定，运动飞机就得起飞。运动飞机应该一直跟踪模型，直到模型从视野消失为止。谢廖扎非常难过，因为他退出了比赛。可过了一个星期，一位卡车司机把橙黄色的模型送来了。他说，这飞机模型是在一个村苏维埃交给他的，还提了一下这个遥远村庄的名字。

此时此刻，谢廖扎拿的就是自己这只折断了一只翅膀的大鸟，正诧异地端详着。

“这个多罗宁真不简单！”谢廖扎赞叹说。“不简单啊！真是了个了不起的人物！撞击过敌人的飞机！”

“说来说去，你的多罗宁，”加莉亚争辩说，“也没有当演员的多罗宁娜名气大。你这人简直令人可笑！时代不同啦！”

谢廖扎私下里也同意——时代是不同了。因为今天这位多罗宁英雄驾驶的是“玉米棒子^①”，一种双翼飞机。可有个时候，他曾经撞击过德国鬼子的飞机来着！不过他还是和加莉亚争论：

“就假定是这样吧！就假定一切都是相对的吧！不过可不能这样抬杠！因为我会回敬你说，你的多罗宁娜要比

① 苏联卫国战争中使用的一种轻型夜袭低飞教练机。

起加加林来又望尘莫及了。”

“等你老了，”加莉亚满心欢喜地瞧着谢廖沙，“说不定会成为个冷酷无情的人。”她一挥手。“当然喽，还会当个技术保养员！”

“没错儿，”谢廖扎并不否认，“对研究航空术的人来说，只受过文科教育还是不够的。”

他向加莉亚点点头，喜滋滋地看她拐弯走了。加莉亚回转身来，也冲着他微微一笑，使他心里充满恬适和欢欣。

三

谢廖扎一进屋子，马上被自制乐器奏出的声音震得耳朵发聋。

“特 噜——噜—— 噜—— 噜—— 噜！ 噜—— 噜——
噜—— 噜！ 特噜—— 噜—— 呜—— 呜—— 呜！”

妈妈用一本杂志卷起来吹，奥列格·安德烈耶维奇玩梳子，尼娜阿姨用汤勺敲碟子。

浆洗过的桌布，大肚子酒瓶上的金色瓶塞，晃得谢廖扎睁不开眼。

“那么，”奥列格·安德烈耶维奇说，“我宣布庆祝宴会现在开始！”

他穿着一身民警制服，肩章上缀着少校星花。

谢廖扎把自己那架出类拔萃的模型放在地板上，客人们看奖状、手表和奖杯。

“为了你的成就，”奥列格·安德烈耶维奇说，“为了我

们的冠军!”

瓶塞子猛地打在天花板上，香槟酒欢畅地从长颈瓶里冒出来。也给他谢廖扎斟了，就那么一小滴，刚好盖过杯底，谢廖扎津津有味地抿了一口这种咝咝响的、味同甜煮水果的清凉饮料，给平生的第一只表上满弦，戴好，找奥列格·安德烈耶维奇对了对时间，打开收音机——到时候了。

谢廖扎对这些奇迹还百思不得其解。

瞧，妈妈就坐在他身旁，和尼娜阿姨聊天，将烟卷儿捏捏松，夹在手指间转了转，可同时她又在无线电广播里播音。

广播里说的是农庄的事，说那里正在收割庄稼，表扬了先进；说的是工厂情况。或者读一篇配乐短篇小说。谢廖扎最喜欢听读小说和诗朗诵。妈妈读小说和朗诵诗都别有风格。从容不迫，有抑扬顿挫。象个演员一样。

谢廖扎个人看不出妈妈和演员之间有什么不同的地方。只不过演员是在台上表演，而妈妈通过无线电播音。一个播音员有哪一点不如演员呢？没有。夏天时候，妈妈休假去了，各种类型的演员都来顶过她的角儿。妈妈说她们这是“挣外快”。她们可比妈妈差多了。比如说，她们播送关于土豆生产的新闻时，简直就跟朗诵一个样，象是刚从业余活动小组出来似的。而且声调也是那么咿咿呀呀的。

妈妈那就完全不同啦。

别看她现在在家和尼娜阿姨说话声音有些沙哑，甚至语言也有些粗俗。可一上广播就大不一样。是那样的动听、

有力。用尼娜阿姨的话来说，有“强烈的对比度”。

尼娜阿姨向来对妈妈的评价都很高。说她是真正的天才，说她完全可以和莫斯科的那些播音员媲美。还说妈妈如果要是莫斯科，早就会获得功勋演员称号了。播音员也授予这种称号的。

对此妈妈总是朝尼娜阿姨摆手。

“就我这个丑八怪！”她说。妈妈说话一般不大讲究。她说粗话总是有原因的。这跟她很不相称，她可不是那种人。她要一个人和谢廖扎在一起的时候，用的完全是另一种语言。又动听，又和蔼可亲的语言。可现在听她又重复了一遍：“就我这个丑八怪！”

“这跟长相有什么关系呢！”尼娜阿姨有些不耐烦了。
“俗话不是说嘛：迎客看穿衣，送客看本事。”

“我有什么本事！”妈妈表示异议。

“你呀，比美还美，比有本事还有本事，”尼娜阿姨回答。
“你有一副天赋的金嗓子。这可不是白捡的。”

谢廖扎跳起来，奔向喇叭，把按钮开到最大音量。他瞧了一眼镜子，看见自己高兴得眼放异彩，喜气洋洋；他想表示一下对尼娜阿姨意见的支持，想让大家看看他妈妈多有天赋，便对客人说：

“我们来听听妈妈的朗诵吧！”

谢廖扎估计妈妈又会说出些粗话来，挖苦挖苦自己，但她却不吱声，只是狐疑地冷笑。而在无线电里，她在叙述农庄庄员的事，描写他们在田野上的劳动。乐曲声从妈妈的

声音中飘然而出。开始声音很轻，后来变得很响，然后又再度变得很轻。喇叭里咔嚓响了一声。谢廖扎期待地看着奥列格·安德烈耶维奇，又看看尼娜阿姨。他们马上就会对妈妈交口称誉的。但是他们却保持缄默。

“可你还说什么天赋呢！”妈妈笑。“我们这些人都有天赋。”说完，她突然发火了，甚至跳将起来。“难道这些东西是靠天赋能够读得来的吗？实在是没有法子！你说呀，这你也都是明白的！”

妈妈冲着尼娜阿姨嚷嚷，似乎对她有所责备似的，而谢廖扎手足无措地直眨眼睛，他可是好心好意啊。

“不过，阿妮娅^①，”尼娜阿姨审慎地回答，“你比我更明白，一篇好东西由有天赋的播音员来广播是轻而易举的事，难道不是这样吗？可要播好那些例行公事的东西，就谈何容易了。”

四

妈妈一边抽着烟卷儿，一边思想高度集中地思考问题，然后说：

“好啦，我们喝酒！”

她往各个杯里斟酒，擎起自己的酒杯，对奥列格·安德烈耶维奇说：

“可以吗，我来祝酒？”

① 安娜的小名。

“可以!”

“只是，我的祝酒辞是我们这些娘儿们的，你可别见怪，”妈妈说，“不过，也不是和你们男人一点关系也没有，因为我们要没有你们男人，就成了……”

她沉吟片刻，谢廖扎看着妈妈：真有意思，她要说什么呢？说自己？说天赋？还是说尼娜阿姨？

“这样吧，”妈妈眼睛盯着尼娜阿姨说，“咱俩喝下这杯酒既不是为了天赋，不是为了美不美，也不是为了本事。而是为了女人的幸福，你明白吗？为了你，宁卡^①，因为你很幸福。也为了我，因为幸福不属于我……不过，它会属于我的！”

谢廖扎看得出来，妈妈有些喝多了，他开始怔怔地看着她，让她发现他在盯着自己，明白过来，不再胡说下去……妈妈总是能与他会意的，甚至无须启齿讲话。可现在她没理会谢廖扎。

“我别无所求，尼娜，只要房子，要丈夫和孩子。”

妈妈的眼里闪动着晶莹的泪花，谢廖扎再也抑制不住，走上前去，从后面搂住她的肩头。

妈妈一哆嗦，抹去眼泪，喝了一口酒，抓住谢廖扎的一只手，把他拉到自己跟前，看着他的眼睛。

“谢尔贡卡^②，我给你公开一个秘密，”妈妈说，接着突然改用恳求的口吻：“如果可以的话，请你谅解我吧。”

① 尼娜的昵称。

② 谢尔盖的小名。

“你说什么呀，妈妈，你说什么呀，”谢廖扎喃喃道，还以为她是酒后神志不清，说起胡话来了。

“我好久都没说，不敢说，而且也许就不说了，不过现在有尼娜在这里，有奥列格·安德烈耶维奇，就不那么害怕……”说着，宛如一声晴天霹雳：“我不久就要嫁人了，谢尔贡卡。”

“嫁给谁？”他下意识地问。

“嫁给尼柯季姆，”妈妈说，马上又作出纠正：“嫁给尼柯季姆·米哈依洛维奇。他就要回来了。”

“毕业啦？”尼娜阿姨问。

“毕业了，”妈妈说。“这两天就回来。”

奥列格·安德烈耶维奇象忙什么似的，往各个杯里都斟上了酒，把自己的杯子举起来，

“那好哇，为您，安娜·彼得罗夫娜，干杯！”他说。

“为你，安努什卡^①，干杯。”尼娜阿姨从椅子上跳将起来，走近妈妈，搂住她，俩人禁不住热泪直淌。

门吱扭一响，从门缝里首先滚进一辆浅蓝色的小玩具卡车，接着进来一只红色凉鞋，最后才看见尼娜阿姨的儿子柯季卡。

“爸爸，”他直截了当地对奥列格·安德烈耶维奇说，“轮船在北方的海里航行可危险，那里有冰块。”

“什么，什么？”

“就是那些冰堆成的山。”

^① 安娜的小名。

“是冰山吧？”

“对喽，是冰块。”

大家都笑了。谢廖扎也笑。然后拎起开水壶到厨房去了。

厨房有一扇门通往户外。女邻居在弹簧很紧的门上牢牢地贴了一张告示。上面写的内容谢廖扎都能倒背如流：“敬清（请）各位公民进出门不要甩得砰砰响要不我的脑袋会炸开脑浆会进出。”

他在院子里踱来踱去，毫不理会周围的动静，合着脚步的节拍私下里一直反复地连同语误默念着：

“敬清各位公民……要不我的脑袋会炸开……脑浆会进出。”

这一个个字在太阳穴里引起隐隐约约的反响……

五

当一个人不知要往哪里去的时候，就只好听任两条腿的摆布了。

在离美食店大楼不远的地方，就在美食店的院子里，高高地堆着一垛垛胶木板木箱。谢廖扎有一次曾来过这里，给飞机模型找材料，箱子上的板条对他很适用。

木箱堆成一堵堵高墙，有的地方就形成了狭窄的通道。大人通不过，小孩子却能钻来钻去。

谢廖扎侧着身子沿着通道往前蹭，找到了一个宽一点儿的地方，在一个木箱窄边上别别扭扭地坐下来。

他仰起头，向上望去。

从木箱之间的缝隙里，能看见一线瓦蓝瓦蓝的天空。天空飘过一朵有如烟霭般淡淡的云彩。是卷层云。上地理课时曾经讲过。

谢廖扎眺望天空，心里想着云彩。不过，想着云彩的好象全然不是他，而是另外一个人。也是谢廖扎，不过是另外一个谢廖扎。真正的谢廖扎倒是在默然无语。真正的谢廖扎仿佛在发傻，什么也不愿去想，虽说想还是应该的，应该想啊。

一个谢廖扎往上眺望，通过木箱间的隙缝眺望天空。另一个谢廖扎盯着地面，全身都在疼。他身上的每一部分都在隐隐作疼。

尼柯季姆！妈妈真没有必要来纠正这么一下子，不应该叫他尼柯季姆·米哈依洛维奇，叫尼柯季姆就得了。一个人只有得到别人的尊重时，才叫他的父称。谢廖扎对尼柯季姆就是直呼其名。当然是在私下里。不过，私下里对一个人怎么个叫法，这才是主要的啊。

也许，谢廖扎不该这么对待他。也许，他根本就不是个坏人。谢廖扎就只见过他一面，莫非见那么一面就能对一个人作出评价么，而且是对一个大人？再说，要不是妈妈，谢廖扎可能对他还不错哩。

就见了那么一次面，就在那次尼柯季姆到他们家来作客，和谢廖扎认识以后，妈妈便把他的照片插在镜子角上。

那时候谢廖扎就全明白了。那时候他就对妈妈说：

“我们干吗要这个尼柯季姆呀？”

妈妈面带愧色地看了谢廖扎一眼，走到他跟前，搂住他的肩膀，瞧着他的眼睛象对一个大人那么回答说：

“你得有个父亲！”

“你怎么啦！”谢廖扎当时惊慌得失声叫起来。“我有父亲的呀！”

父亲啊！他要活在世上就好了！

谢廖扎时常梦见父亲。有时他头戴密封盔，身着带波

